

河北惨案史料选编（二）

侵华日军 暴行录



侵华日军暴行录

河北惨案史料选编

(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
征集编审委员会 编

1985.8

②这是从庞家堡铁矿“肉丘坟”发掘的尸骨。死者生前被日军用钢丝从口腔穿透下颌(箭头所示),并敲掉牙齿数颗。

③左边坐着的是日军中垣曹长，自称“试刀太君”，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④被日军屠杀于承德郊外水泉沟的我同胞尸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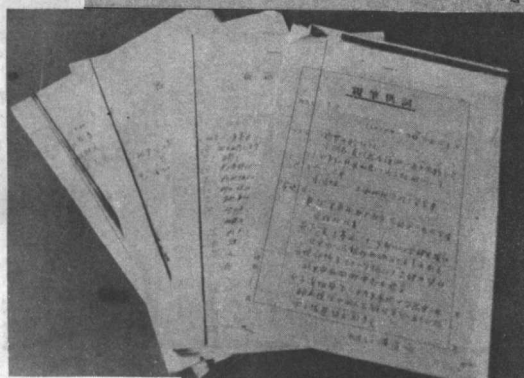
④
⑤|⑥



⑤⑥潘家峪惨案中被日军烧死在潘惠林家大院的我同胞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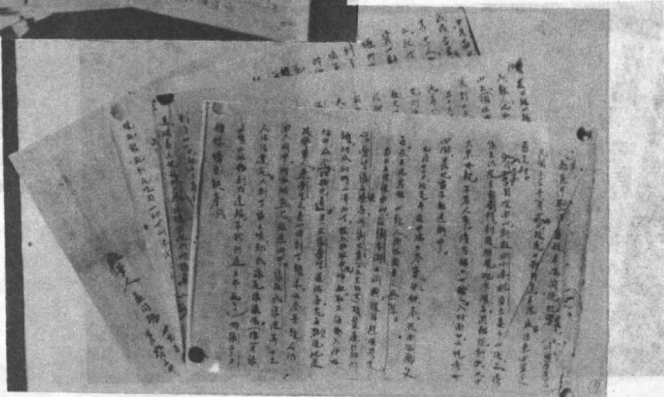
⑦当年《晋察冀日报》有关日军暴行的部分报导。



⑧参予策划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原丰润县伪县长凌亮丞的部份供词和审讯记录(复印件)

⑧ ⑦ 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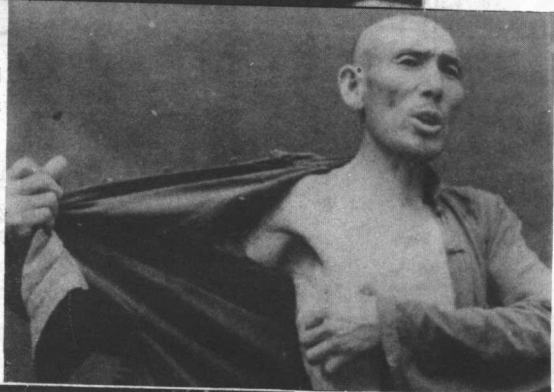
⑨幸存村民孟同路在一九四七年追记的平阳惨案情况。





⑩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铃木启久等八名日本战犯（一九五六年）

⑪ 潘家戴庄惨案的幸存者周树恩，一九五六年六月，应邀赴沈阳我特别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愤怒控诉侵华日军制造该庄惨案的罪行。



⑩
⑫
⑪
⑧



⑫ 日本“中归联”出版的《三光》和《侵略》。书中收录了侵华日军战犯的许多回忆文章。

目 录

潘家峪惨案.....	(1)
惨杀场视察记 (12) 罪犯供词 (16) 碑文 (18)	
千古奇劫 一代恨史 (兴隆无人区)	(19)
日军制造“无人区” 老牛圈尸骨成堆.....	(31)
幸存者回忆 (40)	
老人坑.....	(43)
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	(46)
死亡统计表 (56) 残杀人数调查 (57) 审判战犯报道 (57)	
访问记 (59) 幸存者控诉 (61)	
承德县“二·一”惨案.....	(62)
日本战犯供词 (69)	
“人圈”里的大屠杀.....	(70)
特务供词 (73) 死里逃生记 (75)	
血洒长河川.....	(77)
集体回忆录 (85)	
日军践踏平市庄.....	(94)
血溅葛渔城.....	(97)
叩岗毒杀案.....	(99)
假演习 真残杀.....	(102)
泗河血泪.....	(106)
血染清真寺.....	(110)
龙关 赤城的清狱屠杀.....	(113)

韭菜坪的控诉.....	(116)
九道沟十名妇孺遭残杀.....	(119)
日军在坝口的暴行.....	(121)
磷磷白骨遍龙烟.....	(126)
十二里口 七里口惨案纪实.....	(139)
后洼三遭劫难.....	(142)
亲历记 (145)	
任丘“反共誓约”惨案.....	(147)
日军垂死挣扎 滥杀妇孺无辜.....	(155)
血泪控诉 (159) 血债录 (161)	
日军在禅阁村的虐杀.....	(163)
“战俘”的回忆 (166)	
军屯村遭难记.....	(168)
霍庄血泪.....	(175)
日军在中蒙村的屠杀.....	(178)
前宋庄的血泪恨.....	(182)
枣强县王均大惨案.....	(185)
血泪控诉 (188)	
辰时惨案调查纪实.....	(191)
日军血洗张刘乡.....	(195)
中垣曹长试刀杀人目击记.....	(199)
斑斑血泪永世不忘.....	(201)
火烧旧治.....	(205)
张辉屯遭难.....	(208)
“爱护村”的控诉.....	(211)

活人靶.....	(215)
目击记 (217)	
日军制造的何营悲剧.....	(219)
闻名华北的北碚大惨案.....	(223)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电 (230)	
高碑店“万人坑”.....	(232)
野场惨案.....	(236)
为野场惨案告同胞书 (239) 忘不了歌 (242)	
血海深仇狼牙山.....	(244)
惨案亲历记 (247) 控诉书 (249)	
举世骇闻的平阳惨案.....	(251)
白求恩医院调查公告 (257) 惨案追记稿 (259) 幸存	
者回忆 (261)	
寨头惨案.....	(263)
亲历记 (265) 军民控诉 (266)	
马兰村的腥风.....	(268)
幸存者回忆 (271)	
古刹遭焚 片瓦无存.....	(274)
(见证词 (275))	
上碑村的血泪碑.....	(276)
碑记 (278)	
井陘煤矿封井惨案.....	(279)
牛辛庄“三·二五”血难.....	(283)
“八·二〇”小冯横祸.....	(285)
历难记 (288) 惨案见闻 (288)	
“王道乐土”里的灾难.....	(290)

碑文 (292)

鲜血染红五 叉 口..... (293)

无辜妇幼山崖丧生..... (296)

井陘老虎洞 黑水坪 惨 案..... (299)

虎口余生记 (306) 幸存者回忆 (309)

日军在平山县的暴行 纪 略..... (312)

损失统计 (341) 幸存者历难记 (342) 目击记 (344)

敌寇活埋群众的暴行.....远千里 (346)

敌寇捆绑民兵喂洋狗..... (347)

涞涿四千妇女惨遭敌寇蹂躏..... (347)

磁县敌寇屠杀“先天道”徒..... (348)

敌在石家庄设立人市..... (348)

冀中平原敌寇决堤 千里沃野尽被淹没..... (349)

冀中军区向全世界控诉敌寇散放毒菌..... (349)

冀东七百万人民向世界控诉日寇兽行..... (350)

徐水车站敌班长“野驴”杀人奸淫疯狂逞兽性..... (351)

特务头子后藤的罪恶..... (352)

冀中安国女同胞遭敌人残酷杀害..... (354)

敌在高阳的暴行..... (355)

敌寇在平山岗南村的大屠杀..... (357)

灵寿陈庄八年来灾情调查..... (358)

无 人 区..... (日本战犯) 船生退助 (360)

抗日战争时期惨案统计表..... (366)

潘家峪惨案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农历年节的前一天）侵华日军调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一千多名日伪军，对我冀东地区丰滦迁①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枢——潘家峪村进行血洗，杀戮我爱国同胞一千二百三十七人②，烧毁房屋一千一百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一）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座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在丰润县城东北六十里处。该村始建于永乐二年（公元一四〇四年），世代繁衍，至惨案发生前，全村有二百二十户人家，一千七百口人。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松青柏翠，果木成林，盛产龙眼葡萄，是个美丽富饶的村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抗日斗争。这里比较早地发展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底，我党派红军团政委李润民、营长孔庆同到冀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武装暴动训练军事干部。一九三八年春，孔庆同来到潘家峪，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

同年七月，冀东爆发了有十万工农武装参加的抗日大暴动，

①丰（润）滦（县）迁（安）。

②过去公布数字为1230人，现据祠堂牌位所列名单统计，实为1237人。

潘家峪正处于暴动的中心地带。教师潘巨川、潘润之以及潘作新、潘振东等三十多名青壮年，首先投入这一斗争，并动员出本村地主、富农的二十几枝长短枪支，发动群众为暴动队伍筹集粮款，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支援抗日斗争。

一九三八年秋，冀东抗日大暴动因西撤受挫，整个冀东斗争形势一度转入低潮。但是，潘家峪人民没有消沉。他们和西撤受挫回来的抗联战士共同坚持分散隐蔽的抗日游击斗争。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三九年间，是冀东恢复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潘家峪一直是抗日游击斗争的堡垒村。这里设有我八路军的军事修械所和被服厂，后方机关和军队常驻在这儿，部队也常来这里休息和整训。

日军为摧毁潘家峪一带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潘家峪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设有王官营、下水路、徐庄子、兴城、火石营等多处日伪军据点，经常到潘家峪等村进行“清乡”和骚扰。

在此期间，日军为“强化治安”，普遍建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把王官营伪警察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日、伪据点向各村征粮、要柴，潘家峪坚持不交一粒粮，不交一根柴。

从一九四〇年春开始，潘家峪便已建成抗日一面政权村，成为冀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丰滦迁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给予日军以愈来愈沉重的打击。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在日记中记载：“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〇年底的二、三年时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一百三十多次，然而潘家峪的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五十多次。”当时日、伪人员提起潘家峪，往往谈虎色变，胆颤心惊。这更激起日军对潘家峪的仇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发生的潘家峪大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

日军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罪犯、伪丰润县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日本军部①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二十四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参加会议的有：

佐佐木二郎（日军驻丰润县公署顾问）。

凌以忠（伪丰润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

田中忠男（驻丰润县日军指导官）

秃田（丰润县新民会日人）

森本（驻丰润县宪兵队长）

董蓬林（伪丰润县公署顾问室外事秘书、合作社翻译）

田宝文（伪丰润县公署翻译）

李继贵（伪丰润县警备队副大队长）

王治国（伪丰润县警察所所长）

赫孝鹏（伪丰润县警察所督察长）

李连生（伪丰润县警察所特务系系长）

陆心隼（伪丰润县公署秘书）

会议中途还把县公署建设科长汤连荣、财政科员钱桂唐找去，查询道路破坏与安全情况，以及筹措所需钱粮等事宜。

会上，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①伪职人员有日本军部和日本长官部两种提法。据查：即当时驻唐山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直辖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指佐佐木二郎）得意地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去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

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戒我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讲得何等明确，就是要“惩罚老百姓”，而且要彻底，不许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一场意欲灭绝一切的大血洗。

（三）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前，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日伪军，分别从东

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围了潘家峪。

大约早晨七、八点钟，日军进庄挨门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残疾病人，都强逼到村头集合，有不去的，当即被杀害。潘风柱七十八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搜出，一战刀把她砍成两截，肠子、血流了一地。村里人们被驱赶到村西一个长约十丈、宽约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里集中，坑边架设着机枪，四周围站满了日军。日军官开始训话，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进而逼问群众，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言声。

其时，日军从人群中拽出三十多个年轻姑娘和媳妇；同时还挑选一些男人和妇女，说是让他（她）们去给做饭。有不愿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与此同时，日军在布置杀人场。

合作社翻译董蓬林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注：指他随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注：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聚集，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

日本兵和特务们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里铺垫了很厚的一层。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十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军端着刺刀排列在由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两旁，然后强逼人们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说：“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

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了。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愤怒，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地冲进来，在人群中照准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冀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军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裹进了浓烟烈火和枪弹包围之中。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五十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拚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围了上来，在刺刀下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拚！

潘树密的母亲五十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其他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三十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拚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三十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又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三十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烧成半焦半黑。她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血污……。

潘成七十四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挑去给日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军又举起老人七岁的小孙女，扔入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五十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二百多人，全被日军枪杀。